

第十四回 回陽世義妹勝同胞 遇異鄉賢東成至戚

卻說蔣士奇當下吩咐家人，即速回莊，備太平車二輛，一輛內鋪墊坐褥、涼席，即著一莊家婦女到來，陪侍小姐；一輛搬劉公靈柩。家人答應去了。因對眾人道：“你們不須驚怪，這再世還魂的事從古甚多，不足為怪。”此時雪姐已慢慢扶出棺來，先與蔣公道：“此處不敢為禮，且到老叔府上再為叩謝。”又對劉電道：“三哥不必驚訝，小妹代兄侍奉父親，陰間陽世總是一般。父親盼望三哥，已知今日必到。再世相逢，亦是定數。這上邊就是父親墳塚，便可速起。其中緣故，三哥祇請問蔣老叔與岑公子便知。”劉電見事出非常，又茫然不解，祇得漫為答應。

蔣士奇已吩咐土工將上塚起發，不到四尺餘深，便見一具漆棺。掀開傍土，果見頭邊有一塊方磚，刷土看時上泐“吉水劉公之柩”六字。劉電此時，驚喜交集。喜者，已得父親棺木；驚者，不知這女郎還魂來歷。又見蔣公與岑生十分欣喜，料其中必有原委，因嚮雪姐道：“小姐稱我為兄，諒必有故。”雪姐道：“小妹在地下，侍奉父親，一如人世。即三哥家事，我已悉知，豈得無故？”劉電聽了，復問蔣公道：“老丈既知其詳，請先言大概。”蔣公道：“不必性急，待到敝莊，慢慢再敘。”此時已將棺木起出土來，劉電不禁撫棺大慟，蔣公再三勸止。劉電看棺木時，卻還堅固，尚無傷損。此時眾人七張八嘴的道：“我們祇耳聞說古來有還魂的事，那得眼見？不想今日竟眼見這樣的奇事，真真是千載難逢！”又說：“這個姑娘，且是生得齊整，日後祇怕還要享大福哩！我們聽得當初有個甚麼杜麗娘還魂的故事，想來也與今日一般。”大家互相談論不已。劉電又細看這女郎，日中有影，毫無所異，且舉止幽嫺、容質端麗、聲音嬌朗、話語有源，諒無怪異，祇不知是何來歷。

當下日色將午，頗覺炎熱，蔣士奇正欲讓雪姐、劉電同往樹林中少息，卻遠遠望見兩輛車子如飛而來。蔣士奇對劉電道：“此去小莊不遠，屈到那裏慢慢再敘。”因嚮這幾個土工道：“你們工錢可到我莊上去取。”劉電道：“他們六人已言定，每人工錢三百，昨已給發過一千，尚該找錢八百。叫他們同我到下處去取便了。”蔣公道：“不必，尊寓諒在北關旅店，想隻身到此，未必多帶行李，祇要說知店主姓名，即叫小價前往搬取，必無疏失，不必臺兄自往。我們便可同往小莊敘話。”又對眾土工道：“這具空棺尚無傷損，你們辛苦一場，即與了你們拿去變價均分，內中被褥等物一並相送。該找工錢八百，即到我莊上去取。”眾人聽說甚喜，都道費得這半日功夫，各人到賺了數百文錢鈔，這口棺木極少也賣他五七兩銀子均分。俱各歡喜。蔣公吩咐即將劉公靈柩抬在一輛車上，安放停穩，又叫這莊戶婦人扶小姐上車，吩咐同靈車慢慢而行，不許顛動。劉電見蔣公為人豪邁、作事敏捷，十分欽敬感激，且急欲問知緣故，無暇到寓，因道：“承老丈高誼，敬當從命，但恐靈柩無處安放。”蔣公道：“已有措置，不勞費心。”劉電因說知店家姓名，並交出鎖房鑰匙，道：“此微行李俱在客房，一宿房金，所該無幾，並眾工人的找錢，下處俱有，即煩尊價到彼給發，他們眾人亦不必同往貴莊了。”蔣士奇道：“甚好。”當下這些土工就將原帶來的繩索把空棺捆好，四個人抬著，跟隨蔣宅家人回到北關搬取劉生行李，找錢去了。

蔣公與岑生相邀劉電一同步行往莊上來。到得莊前，見婦女們已扶雪姐下了車子，同入莊裏去了。靈車在莊前停著，蔣士奇吩咐莊戶們在祠堂東房內設兩條大板凳，將靈柩抬在居中。又吩咐家人，叫婦女們先與小姐飲姜湯開胃。當下劉電先在莊前倒身拜謝，蔣公扶起，與岑公子相讓，同進莊來。到了廳上，劉電重復與蔣公、岑生敘禮畢，因嚮蔣公道：“晚生到此，實是茫然。若無老丈與岑兄指引，竟至束手無策。敢問老丈何以預知其詳？乞即見教。”蔣士奇笑道：“姻緣姻緣，事非偶然。此事說來卻是一樁創古罕聞的奇事。昨日因中元掃墓，即同岑賢侄住此納涼。晚間閑步郊原，貪看月色，到一茂林中少坐。忽見一蒼頭出來，傳說主人相邀敘話，我二人卻不知不覺隨著前往。到了一個所在，村莊屋宇宛然，見一蒼顏老者，年約六旬，狀貌清奇，長鬚蒼白，邀入一室燒燈敘話，也與人世無異。及動問姓氏，云是江西吉水人氏，姓劉名芳字德遠，僑寓於此已有年餘，並道及二位令兄名字。因說尊駕明日到來搬取回里，恐不識認住居，託為指引，並呼令妹出見，說時過繼之女，明日亦當同歸，恐道路差別，預為相託照料，此話聽時未解其意，今日想來，正應著令妹回生，幽明異路之說了。並另有商託之事，卻一半明白，一半含糊。彼時我二人竟不覺有陰陽之隔！又承留飲美酒，可見地下風光，不減人世。及相送出門時，將手中竹杖植於門傍，說以此為記。轉眼之間，我二人卻在星光月露之下，人跡房屋俱無，恍惚若夢。審視其處，卻是叢葬之所，那所植之杖，便是那枝野竹。及回到莊來，已是三鼓時分。因此不敢負約，今早即到彼處相候，果遇三兄到來，所言一一相符：豈非創古奇聞，一大快事？”劉電聽說這番情節，神情飛越，大力悲感，道：“老丈為先嚴所敬仰，不以陰陽之隔，諄諄重託，此親親之誼更加百倍。我與岑兄同輩，若不嫌鄙劣，從此敬當以叔侄相稱，老叔想不見棄。”蔣公道：“祇恐不當。”

正敘間，雪姐卻從後面梳洗畢，出到廳前來嚮蔣公拜謝，又謝過岑公子，然後與劉電以兄妹之禮相見畢。蔣士奇正要動問地下緣由，即讓坐到劉電下首。雪姐檢衽道：“自分幽埋塵土，不料重睹天光，此皆老叔大人恩及九泉，老父感激不盡，從此存歿均當戴德不朽。”蔣士奇道：“此皆令尊公靈顯，因以成事，何德之有？請問小姐家居姓氏，當時如何埋玉在此？”雪姐垂淚道：“此事言之傷心。”因將住居姓氏，並如何隨父往外家拜壽；如何同乾娘回家；如何遭船戶用迷藥將乾娘謀害；如何勾連媒婆賣至曹府；如何哄騙上船赴任；如何至起岸時吐露真情；如何被惡婦得知毒施捶楚；如何至此處旅店中捐軀自盡；又如何至地下為匪鬼欺凌；如何得遇仙姥指點援藥，保全身體，並教相投老父：“因蒙父親不棄，收留為女，朝夕侍奉，並將家中母親與二位兄嫂妹一一與我說知。父親在地下已受了字章大哥誥命之榮，因此眾皆欽敬，都稱為劉老封君。預知三哥今日到來搬取，恐無處尋覓，故昨宵相邀老叔與岑公子拜託指示。還有拜託之事，老叔盡知，不須再說。”把這前後緣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大家方知有這許多緣故在內，共相驚嘆不已。

劉電道：“如此說，真是我義妹了。且請問妹子的乾娘是何姓氏？”雪姐道：“姓殷，娘家林氏。”劉電驚喜道：“這乾娘的兒子可叫殷勇麼？”雪姐驚問道：“正是，三哥如何得知？”劉電道：“這又是一樁奇事。”蔣公道：“卻是為何？”劉電道：“小侄因搬柩前來，沿江順流而下。這日到了一個臨江大鎮，遇見一人姓殷名勇，說他母親同一小妹探親不回，分頭尋找，卻在彼處尋著母尸，號天大慟。那日小侄上岸問知緣由，卻與妹子所說一般。小侄見他路途莫措，遂分贈棺資，權厝江寺。又看他儀表非俗，即與他結為異姓骨肉。如此說，這死者是妹子乾娘無疑了！”

雪姐聽了，傷心墮淚道：“我乾娘果被賊人害了性命，此讎何日得報？家中生父又不知為我如何痛苦？”想到此處，不禁放聲大哭起來。劉電勸道：“這是大數，妹子且免傷悲。即如今日，妹子死而復生也是定數，豈人力可為？明日遇兄原道送回，實心實意，

伯相會。這兇徒既有姓氏來歷，便可稟官拿獲以報此讎。”蔣公道：“此乃小姐不幸中之大幸，且免傷悲。”雪姐拭淚道：“三哥所遇的殷勇，正是我乾娘的親子，自幼我父親因無子息，原欲過繼他承祧宗祀。祇因乾娘現在，稱呼不便，因此未曾舉行。小妹自小與他兄妹相稱，為人極孝，最重義氣，慣抱不平。父親見家計淡薄，因叫他在叔父處習學生理，不想又遇見三哥結為兄弟，實是難得。祇可憐我乾娘，反是我累他死得好苦！”說畢，悲泣不勝。劉電道：“殷家兄弟堂堂一表，膽勇過人。愚兄再四勸他投充武勇，從戎效力，他已允從，將來必然發達，未可限量。”

大家敘話之間，家人已將劉生行李搬到，除去找給房錢、工值之外，所餘之物，點視不差。劉電道：“卻是有勞，再當相謝。”家人又稟道：“如今北關廂都知道有這件奇事，明朝祇怕有許多婦女們要來看小姐哩！”蔣公笑道：“這原是一件奇事，婦女們來看看何妨？”

此時日已正午，家人稟說飯已完備。蔣公道：“今日已預備粗飯一桌，先與尊公權力祭奠，然後同享祭餘。”劉電不勝感激，道：“老叔雲天高誼，存歿均沾。”蔣公道：“小事何煩掛齒。”當即吩咐家人、莊戶將祭桌抬往劉公柩前，擺供端正，點上香燭，一同前往祠堂。先是蔣公與岑公子上下肩一同拜奠，劉電兄妹在傍涕泣叩謝。然後兄妹拜奠畢，不禁痛哭了一場，焚化冥資。劉電遂與雪姐另拈香一炷，同到蔣公祠堂中來叩拜。蔣公阻之不住，遂陪他兄妹行禮畢，然後一同回莊上來。

蔣士奇對劉電道：“令尊棺木雖無傷損，但水陸長途，常須啟動，倘於路有失，反為不美。依愚見，竟在這裏用堅固木料做一少薄外槨，則途中便萬無一失。”劉電道：“老叔所見極是，祇是又要累老叔費心。”蔣公道：“這卻不費甚事。”當下雪姐自有婦女接往裏邊陪侍。這外面客位，安放桌席，讓劉電在左，岑秀對面，蔣公主位相陪，家人斟上酒來。劉電舉杯謝道：“天涯萍跡，何幸得遇老叔如此周備，即骨肉至親，亦不過此。不知他日何以為報？”蔣公道：“論今日之事，果是一段奇聞、千秋佳話，然將來與二位老賢侄親親之誼，正未有艾。今日幸聚，大事已完，且須寬飲一杯以解道途勞苦。明日屈到舍下安息幾時，正好細談衷曲，且尚有正事相商。”劉電道：“小侄因搬父柩星夜前來，老母在家日夜懸望，因不敢久停。今蒙老叔如此恩誼，小侄亦不忍遽別，祇是明日先要懇煩老叔覓一作槨材料，並懇老叔即僱匠人一做。”蔣士奇道：“此事甚易，材料現有，明日即可動工。老侄總欲急歸，亦須屈留十天半月，一來尚有相商事情，二來亦可少盡地主情誼。”劉電道：“明日自當同小妹登堂拜謝。請問尊府還有甚人？離此多遠？”蔣公道：“不過十餘里地面，舍下還有老母、拙婦，一個小兒尚在幼齡。”岑公子又問：“府居金陵，在城在鄉？幾時到此？”岑公子亦將住居並同老母避讎到此緣由，說了一遍。劉電道：“原來老伯母也在此間，明日一並瞻拜。”大家一邊敘話飲酒，彼此情意相投，各帶微醺。

用飯畢，蔣公即邀到花園內，在一座亭子上納涼。這亭前山石玲瓏，四圍叢篁交翠。大家倚闌坐下，家人送茶來喫過。劉電對岑秀道：“弟從江南一路來，聞得人說那侯巡按狼戾自用，聲名甚是不好。但明歲鄉場兄亦當回南應試。”岑秀道：“正是祇為此人未去，尚在躊躇未定。”劉電道：“此是進取之階，豈可錯過？總然此人為讎，他亦不能禁止入場之事。一登黃榜，他其奈我何？”蔣公道：“我也正如此勸他。”因問劉電道：“老賢侄青春幾何？英偉卓立，將來必當大任。”劉電道：“小侄年纔十九，雖僥倖武學，技藝荒疏，正要求老叔指教。”蔣公笑道：“功名之念，頗不置懷，但見獵心喜，閑時不過借此消遣，改日正要看賢侄妙技。”因問：“字章令兄此時諒已丁艱回里了。”劉電道：“小侄出門時，本地文書已是早發，況得信後即先專差前去，訃聞諒已早到。但知縣衙門錢穀交代，恐一時不能動身，正不知歸與未歸？”此時三人各敘家常，談文論武，不覺。岑秀看劉電胸襟磊落，是個英雄豪俠；劉電見岑秀言論恢宏，是個俊逸儒流；二人交相敬羨。蔣公見他們情投意合，氣誼甚殷，因道：“我看二位賢侄青年卓犖，一文一武，將來萬里雲程，不可限量。予何幸得此！你們既如此敬愛，亦不必效世俗常情，祇要肝膽相照，從此竟結為兄弟何如？”兩人一齊起身拱手道：“老叔大人即是主盟，日後倘有負心，即如此日！”當下敘齒，劉電長岑秀一年，應當為兄。自此二人即以弟兄相稱，倍加敬愛。蔣公大喜，猶如取了得意門生一般，復命取酒在竹亭小酌。

此時日已沉西，月光早上。三人暢敘，直到夜涼人靜，纔回房安歇。蔣士奇當下吩咐家人，明日一早，如此如此不可有誤。正是：

今番幸會，增添無限情懷；他日重逢，做出許多事業。

不知蔣公吩咐家人是何說話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篇敘起冢返魂一節，人多口眾，心口不一，最難落筆。如蔣、岑、劉三人各有心事：蔣公是要看劉電人物，岑秀是注意在雪姐再生，劉電祇是要尋得父柩。及至雪姐還魂，蔣、岑、與雪姐心下各自明白，惟劉電茫然不知頭腦，寫得眾人情景宛然，真是作家高手。及到莊上，三番敘述，各極其妙，蔣公一段妙在詳細，雪姐一段妙在悲婉，劉生一段妙在直截，如王積薪聽婦姑弈棋，著著分明，著著模糊。筆意參差，文心錯落，非尋常慈子孝、友兄弟恭、夫婦相和、朋友相信，此常情也。言清行濁、口是心非，皆世俗常情也。蔣公以此規戒，真英雄、真豪傑，那得不令人敬服。